

长篇小说

“最具史诗效果的历险故事。”——《镜报》

深渊里的阴谋

寻找亚特兰蒂斯

[英] 安迪·麦克德莫特◎著

史国强◎译

ATLANTIS

深邃的大西洋底，一个亘古未见天日的古老文明；
纳粹覆灭之前，险些被揭开的惊天秘密。二十一世纪，在巨额资金的支持下，
考古学家、富家女和特种兵正各怀心思开始了重启秘密的旅程，
巨大的危险瞬息而至……

 中国出版集团
 现代出版社

ATLANTIS

深渊里的阴谋

寻找亚特兰蒂斯

[英] 安迪·麦克德莫特◎著

史国强◎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深渊里的阴谋：寻找亚特兰蒂斯 / (英) 麦克德莫特著；史国强译. -- 北京：现代出版社，2015.8
ISBN 978-7-5143-3948-2

I. ①深… II. ①麦… ②史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76403 号

深渊里的阴谋：寻找亚特兰蒂斯

作 者	[英] 麦克德莫特
译 者	史国强
责任编辑	张 璐
出版发行	现代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
邮政编码	100011
电 话	010-64267325 010-64245264 (兼传真)
网 址	www.1980xd.com
电子信箱	xiandai@vip.sina.com
印 刷	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
开 本	700×1000 1/16
字 数	320 千字
印 张	20.5
版 次	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43-3948-2
定 价	32.00 元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；未经许可，不得转载

献给我的家人和朋友

序

西藏

太阳还没有从喜马拉雅山峰上兴起，但亨利·怀尔德已经醒来。他睁开眼睛都两个小时了，等待黎明之光将大山照亮的那一刻。

两个多小时，他在那里反复思索。时间真是漫长，仿佛他在这里度过了一生。小时候的好奇心居然演变成……他不想用“着迷”两个字，但不是着迷又是什么？因为这份执著，他在学术界被人家挖苦、嘲笑；因为这份执著，他几乎花掉了一生的积蓄。

不过，他反复告诉自己，也正是因为他的执著，他才和两个最优秀的女人之一走到了一起。

“离日出还有多长时间？”劳拉·怀尔德在问，她是亨利的妻子，二人结婚将近20年。此刻身穿连帽风雪大衣的劳拉正依偎在亨利身旁。他们第一次见面时，二人还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本科生。那时他们已经知道对方——亨利身高6英尺4英寸，一头金发，劳拉的头发是深红色的，红得都有点不自然，他们想要无视对方的存在几乎是不可能的——亨利就自己研究的问题写出一篇论文，他们的教授在班上当着大家的面说他写的东西纯属无稽之谈，那时他们二人才开始说话。劳拉先说了三个字，亨利当时就爱上了她。

这三个字是“我信你”。

“太阳就要出来了。”亨利边说边看手表，然后将劳拉揽入怀中，“我真希望尼娜能和我们一起来看日出。”尼娜是他们的女儿，是他所认识的两个优秀女人中的第二个。

“都是因为你，她考试的时候你还安排外出。”劳拉埋怨说。

“你不要怨我，中国政府希望我这时候过来。”

“亲爱的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在跟你开玩笑。我不怨你。我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。但我确实希望尼娜能在这里。”

“一张发自徐老丹的明信片好像还真的无法补偿，是不是？”亨利叹了一口气，“我们每次都想把她带到世界各地，结果都是大失所望，这次终于有希望了，但她又来不了了！”

“我们认为这一次很有希望。”劳拉纠正亨利的話。

“我们马上不就能知道吗？”他指的是黎明前的大山。在崎岖的高地那一边三座大小相仿的雪峰兀然矗立在那里，他们的营地就安扎在高地上。此刻他们还被东边更大的山脉挡在阴影里，但是，等到太阳升起来之后，这里的风光将要发生变化。如果他们听到的故事是真实的，那变化的方式将是无法想像的……

亨利站起身，伸出一只手把劳拉从地上拉起来。劳拉起身时呼出一口哈气；这里的高地海拔超过1万英尺，空气稀薄而又寒冷，这是他们二人此前从未体验过的。但这空气里还有少见的纯洁与清澈。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亨利总是觉得他们这次能找到寻觅中的东西。

黎明中第一缕阳光照在那三座峰顶上。

阳光先是照在一座峰顶上，一道道金光从居中山峰白雪皑皑的顶上四下散开。阳光宛如液体，从山顶向下面慢慢流淌。旁边的那两座山峰还藏在暗处里，那座更大的山脉依然把黎明挡在外面。

“这是真的……”亨利小声说，他的声音里充满敬畏。

劳拉不像亨利那么虔诚：“这很像一座金顶。”

他朝她一笑，然后又朝那几座山峰望去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那几座山峰几乎变成了一团团火焰。“果然如此。他们的描述是正确的。”

“这多少有点儿扫兴。”劳拉说，“几个纳粹分子，50年前就先知道了，而且几乎要找到了。”

“他们毕竟没找着。”亨利咬咬牙，“我们要找到。”

那座金顶——此前还是传说，是先人流传下来的故事——是亨利一生中拼图版上的最后一块。他到底能在这里发现什么，对此他也没有把握。但他能肯定，这里的东西能使他达到最后的目的地。

那个终极传说。

亚特兰蒂斯。

那座雪峰上炫目的金光还不到1分钟就消失了，太阳已经升起，将光芒照在另外那两座山峰上。等到探险队从东坡上山时，太阳已经升到头顶。阴影从四周散去，在耀眼的阳光下，大山清晰可见。

这个探险队里有7个人，3个美国人和4个西藏人。西藏人被雇来充当脚夫和向导；他们熟悉这里的地形，但是他们如同那几个外来的探访者，传说成真之后，他们同样感到惊奇。即使在西藏人眼里，这里也是荒凉的，真所谓人迹罕至。亨利想，亲眼目睹刚才的日出，他们怕是唯一的西方人。

把他们领到这里来的人自然不在此列。

亨利喊大家停下。众人扫掉身旁石头上的雪，然后坐了下来。他们走得实在太累，这时亨利取下背包，从其中的一个口袋里很小心地取出一个薄薄的夹板，然后开始翻弄压在塑料薄膜下面的纸页。劳拉走了过来。

“是不是又要核对？”劳拉在和他开玩笑，“我还以为你都记在心里了呢！”

“你知道我的德语不行。”亨利翻到一页停下来。这页纸已经褪色，因岁月流逝变得斑斑点点。

这是德国人古代遗产协会的秘密文件，协会隶属希特勒的党卫军，由希姆莱掌控——文件是在德国南部威尔斯伯格城堡地下室的砖石后面被人发现的。城堡过去是党卫军的总部，也是纳粹痴迷神话和神秘现象的大本营。战争将要结束时，纳粹党徒接到命令毁掉城堡和里面的秘密。有人没有执行命令，将文件留了下来。

如今文件落在怀尔德夫妇手里。

前一年，亨利的老朋友和同事拉斯特就文件的事与亨利接触。从城堡里发现的大多数党卫军文件都交给了德国政府，但拉斯特知道怀尔德夫妇的兴趣所在，私自留下几页有用的文件，其中都提到了亚特兰蒂斯——为此拉斯特在事业上也要冒很大的风险。虽然说文件来自朋友，但也并不便宜，亨利明白他的每一分钱都没白花。

使用纳粹的文件搞研究，亨利对此深感不安——所以他连女儿都没告诉，知道这件事的人仅有劳拉和探险队里的另一个美国人——但是亨利也明白，没有这些文件他别想找到亚特兰蒂斯。半个世纪之前，纳粹不知从哪里发现了线索，几乎就要找到亚特兰蒂斯。

20世纪30年代，甚至是40年代，当时欧洲大战正酣，纳粹的遗产协会组织了几次境外探险。神秘协会里的重要人物如希姆莱下令在亚洲进行三次探险。纳粹的神秘协会相信，在喜马拉雅山下有传说中亚特兰蒂斯后人建造的古城，他们相信亚特兰蒂斯人与雅利安种族同宗同祖。来亚洲探险的人就西藏的历史发现了不少东西，

但是对于雅利安人的研究一无所获，最后空手返回德国。但是，亨利手里的文件说明，三次探险之外还有一次，这第四次探险连希特勒都不知道。

在神话方面，元首不像他的追随者那么痴迷。欧洲的战爭越打越大，希特勒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要把国家的资源都用在纳粹的战爭上，他不想花钱在世界里转上半圈寻找子虚乌有的传说。

但希姆莱对传说坚信不移。遗产协会的发现更使他相信，那传说几乎是唾手可得的。使亨利感到震惊的是，他和劳拉又顺着原道走来了……但比德国人整整晚了半个世纪。他们从几十件、上百件历史文件中发掘线索，然后将这些线索拼接起来，一个个碎片慢慢拼出了完整的图画，如同一张拼图，为此怀尔德夫妇还于10年前带着女儿尼娜走访过摩洛哥海岸的遗址。他们在那里发现，非洲的黃沙之下还隐藏着古人留下的遗迹，亨利喜出望外……后来高兴又变成失望，因为他们意识到有人在他们之前来过那里。几个没有价值的碎片之外，遗址已经被人家打扫干净。

现在亨利知道那是谁干的。

纳粹也发现了相同的线索，于是向摩洛哥派出一支探险队。亨利手里的那几页文件显示，纳粹根据他们从摩洛哥发现的线索，又向南美派出了探险队。他们在南美发现了什么东西，文件对此语焉不详——但那次探险的结果是明确的。结果纳粹来到了西藏，目标就是金顶。

正是这里。

“要是有更多的信息就好了。”亨利抱怨说，“我想知道他们在南美到底发现了什么。”

劳拉翻开一页文件：“这些信息就够了，所以我们才能来到这里。”她从发霉的文件里挑出一句话来，“‘金顶，据说在黎明之光的照耀下能在两座黑暗的大山间发出光来。’所以我说……”她抬起头来仰望巍峨的大山，“这里的描述正相吻合。”

“到现在为止。”亨利还在仔细查阅文件。这几页纸他读了有上百遍、上千遍，但他还要核对其中的内容，生怕在翻译中出现错误。

完全正确。就是这个地方。

“入口应该在月亮小道的那一端……月亮小道到底指什么还不知道。”他用望远镜扫视周围的地形，除了山石和白雪之外，一无他物，“为什么传说里的名字都是那么神秘？从月亮小道能走上月亮吗？月亮小道与月亮的轨迹相同吗？到底指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指的是月亮的形状。”劳拉若有所指，“尤其是指新月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眺望大山的正面，视线中的东西都没有月亮的形状。

“因为正在我的眼前。”她边说边把手伸向望远镜，然后轻轻地向下按去。

亨利眨眨眼睛，不知她在说什么……后来他才看见。

那东西原来就在那里，但他的注意力都在小东西上，所以忽视了更大的画面。

前面有一条又长又弯的小道，小道朝左面绕过去，通向半山腰，然后又朝右面折回来，消失在远处宽大的山梁上面。这条小道与黑色的岩石和岩石周围一片片白雪形成鲜明的对比，几乎是一片雪白的连续不断的新月，上面好像更平坦、更光滑。他竟然没有注意到这条小道，真是莫名其妙。

“劳拉？”

“怎么？”

“我还要庆幸娶的人是你。”

“是呀。我知道。”二人相视一笑，然后亲吻。“你说离我们有多远？”劳拉问。

“大概有1英里……朝上500英尺。相当陡。”

“如果古代的亚特兰蒂斯人穿拖鞋能走上去，我们穿登山鞋一定能行。”

“谁说不行。”亨利把夹板放回背包，然后朝众人摆摆手，“好啦！就是这里！我们出发！”

这条小道比想像的还要难走。雪下面都是滑坡后留下的碎石，所以每走一步都很艰难。

等他们走到山梁上，太阳已经转过山峰，将整个东坡投入阴影。亨利转身朝地平线望去，他又拉了一把劳拉，二人在小道上走完最后那几英尺。乌云正从北面压过来。他向上攀登时还没有留意，此时温度一定下降了很多。

“恶劣的天气吗？”劳拉一边问一边顺着他的目光望过去。

“我们好像遇上暴风雪了。”

“来得正好。大雪来临之前我们已经上来了。”她回头看看那道山梁，山梁上最窄的地方有十几码宽，刚好从山腰上横插过来，“在这儿宿营没有问题。”

“变天之前让向导把帐篷扎上。”亨利说。小道到此为止；山梁之上，岩石很陡，要用专业登山工具才行。这不是问题，他们是有备而来。如果纳粹那些文件是准确的话，他们根本不用工具……

劳拉将亨利的话告诉西藏人，之后又回到亨利身边：“你要干什么去？”

“我四处转转。如果这里有洞口的话，一定能发现。”

劳拉皱起眉头，绿色的眼睛里闪出有趣的光来：“扎帐篷之外就没事啦？”

“嘿，我们付钱就是请人家扎帐篷的！”亨利转向身旁石头上坐着的那个人，“杰克，你是不是也要去转转？”

探险队里的第三个美国人从帽子后面朝他们望了望：“亨利，再等我喘口气！我要留下来煮口咖啡喝。”

“来西藏也忘不了你的咖啡瘾，是不是？”亨利和劳拉互相顽皮地看了一眼，然后二人一同朝坡上走去，杰克留下来继续休息。

“这些年他总是说我们一门心思寻找亚特兰蒂斯，等我们有了确凿的证据之后，他又突然改变了态度，苦苦央求我们一同过来……等我们就要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又要喝咖啡！”亨利说，“真是不可思议。”

“是呀。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满世界寻找传奇，我们的行为并不古怪。”

“你说得对，要是能找到亚特兰蒂斯，谁还能说我们呢？我们将成为最著名的考古学家，能和我们相比的人有……”

“《夺宝奇兵》里的印第安那·琼斯？”

亨利咧嘴一笑：“我想说亨德里希·西尔曼，但琼斯也行。我戴风雪帽好看吗？”

劳拉故意对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：“你戴什么都好看。或是什么不穿都好看。”

“冒失鬼，不要放肆。等到了有暖气的地方再说，至少也要有一堆篝火。”

“这可是你说的。篝火更浪漫。”他们朝山梁上继续走着。白雪在脚下吱吱作响。

几分钟之后，亨利停下来朝石面张望。“有东西吗？”劳拉问。

“这些岩层……”他边说边用手一指。经过无穷的岁月，极大的力量推着喜马拉雅山向上拔起，印欧板块相撞之后对岩石形成推力，岩层不断扭曲，几乎将横向变成了纵向。

“这里有什么文章吗？”

“如果你把石头搬走，可能发现后面有入口。”亨利边说边来到一堆碎石旁。

劳拉回头一看，发现岩石层里有一层特别黑。“从里边能钻进去吗？”

“我们试试！”他说着就用手搬掉最上面的岩石。积雪和松散的碎石掉落下来，他一边搬一边把石头扔到一边，里面的黑洞越来越深。“帮我一把。”

“你花钱雇当地人搭帐篷，等要搬石头了，你把老婆找来了……”

“这里一定发生过滑坡。这里是洞口的上端。”他把更多的石头搬到一旁，“用手电照一下，看看里面有多深。”

劳拉取下背包，从里面拿出一把手电，然后朝洞内照去。“我看不见后面。”她

顿了顿，然后大声喊道，“回音！”她的回音从黑暗的洞底隐隐约约传了回来。亨利挑了挑眉毛：“原来如此。抱歉！”

“反正里面挺大的，不比你的嘴小。”劳拉用手轻轻拍了拍亨利的后脑勺。“如果我们把这些石头搬走，就可能挤进去。”

“你是不是说我能挤进去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！女士优先嘛。”

“愚蠢的男士风度。”劳拉的抱怨里还有玩笑的成分。他们二人抓住探出的石头，站稳双脚，用力向后拉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咔嚓一声，石头松动了。现在洞口大约有3英尺高，宽度足有1英尺，上方没有遮拦。

“你能不能钻进去？”亨利问。

劳拉将一只胳膊伸入洞内，然后四下摸索。“里面很宽。我进去没问题。”她靠近洞口，将手电向下照去，“你说的没错，这里发生过滑坡。底下很深。”

“我用绳子放你下去。”亨利边说边取下背包，“要是有问题我的话，我马上拽你上来。”

绳子系到劳拉的索具上，她把头发绾成马尾辫，然后双脚朝前，向洞里慢慢爬去。进洞之后，她警惕地站稳双脚，能感觉到脚下的地面还不结实。

“你看到什么啦？”亨利问。

“都是石头。”她的眼睛慢慢适应洞里的黑暗，然后又打开强光手电，“底下的地面更平坦，好像是……”她再次抬起手电。灯光落在石壁上——一片黑暗。“里面有条通道，很宽，我不知道有多深，反正很深。”她越说越兴奋，“这是人工造的！”

“你能下去吗？”

“我试试。”她先迈了一步，双手抬起保持平衡。小块的碎石从大堆上向下滑落，“脚下有点松，我可能要——”

啪的一声，一块大石头从她的脚下脱落下去。劳拉猝不及防，后背朝下跌倒在地，然后一下子滑了下去。手电筒在她的前面不停地翻滚。

“劳拉！劳拉！”

“我没事！刚才滑了一跤。”她站稳双脚。她因为身上穿了厚实的外衣，所以没有划破皮肤。

“用不用我把你拽上来？”

“不用，我没事。反正下来了，我再看看周围都有什么。”她弯腰捡起掉在下面的手电筒……

这里并非她一个人。

刹那间她僵在那里，更多的是因为震惊，不是恐惧。然后她被强烈的好奇心所占据，她轻轻地将手电光照向四周。

“亲爱的！”她喊叫亨利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当年纳粹来西藏的那个探险队，后来杳无音信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我都忘了。”他朝洞里喊着，口气中还带着讽刺。

劳拉的口气中充满胜利的喜悦：“我想我发现的正是他们。”

洞里有5具尸体。劳拉很快发现他们不是被落在洞口的石头压死的；从尸体身上几乎变成木乃伊的状态来判断，他们最可能的死因是喜马拉雅山的寒冷，正是因为寒冷，这几个探险者干瘪的尸体才能保存至今。

怀尔德夫妇将注意力转向那几具干尸，这时探险队的其他成员开始进洞里勘查。

“一定是天气突然发生变化。”亨利一边说一边蹲下来借着灯光在尸体旁边检查起来，“如此说来，他们来这里是为了躲避……结果出不去了。”

“都是被冻死的，我可不想被冻死。”劳拉做了个鬼脸。

一个西藏的向导在过道下面喊怀尔德夫妇：“怀尔德教授！这里有东西！”

亨利和劳拉放下手边的尸体朝洞里走去。如劳拉所判断的，里面的通道显然是人工的，都是从岩石上开凿出来的。大约在30英尺的前方，探险队其他队员的灯光照亮了里面的东西。

一座庙宇——或一座陵墓。

杰克正在那里检查位于长方形洞穴中央的祭坛。“这不是西藏人的。”怀尔德夫妇进来之后他宣布说，“这里的铭文……是格洛兹尔人的，或是他们文字的变体。”

“格洛兹尔？”亨利又惊又喜，“我总是说格洛兹尔语不在亚特兰蒂斯人的语言之下！”

“离老家太远了。”劳拉说了一句。

劳拉将手电光照到墙壁上。雕刻的石柱从地面伸到洞顶，石柱呈棱状，几乎是咄咄逼人的，显然是为了发挥更大的支撑作用。劳拉想，纳粹几乎就要回家了。

石柱中间是浅浮雕，上面都是人形图案。亨利靠近其中一个最大的浮雕。亨利对这些浮雕的图案并不熟悉，但从上面顽强的风格来判断，他马上明白浮雕所指何

人。

“海神波塞冬……”他低声说。

劳拉靠了过来：“我的上帝，这不是波塞冬嘛！这个神的形象与传统上希腊人的解释有所不同，但他右手里的三叉戟是毋庸置疑的。”

这时杰克说：“弗罗斯特先生当然要高兴了，因为这次探险圆满成功……”

“让弗罗斯特见鬼去。”劳拉骂了一句，“这是我们的发现。他不过出了几个钱。”

“听我说，听我说。”亨利边说边拍拍劳拉的肩膀，好像在开玩笑，“要是没有弗罗斯特，我们就得花掉女儿上大学的钱或是卖掉我们的汽车，为此至少应该感谢他！”他环顾四周，“向导，还有别的东西吗？还有没有石室或通道？”

“没有。”向导回答说，“里面是死的。”

“原来是死的。”劳拉很失望，“就是这些发现啦？我的意思是，东西太少了，我敢说这里还有更多的东西……”

“可能还有更多的东西。”亨利鼓励她，“山梁上可能还有墓地。我们要继续寻找。”

他说完之后返回通道，又来到尸体旁边，劳拉和杰克跟在后面。那些尸体都裹在防寒外衣下面，空空的眼窝正从发黑的羊皮纸般的皮肤上朝他回望。“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克劳斯？”

“他是克劳斯。”劳拉指向其中的一具尸体，“他是领队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她用戴手套的手指向那具尸体，几乎碰到了尸体的胸膛。亨利将提灯拿近，发现那里有一枚不大的铁质徽章，正是纳粹的标志……

亨利周身打了个寒战，但这与寒冷没有关系，这是党卫军典型的死亡方式。党卫军虽然消亡半个多世纪，但其邪恶仍然能引起人们的恐惧。

“是克劳斯。”亨利做出结论，又仔细打量一番身旁的这具尸体。如今纳粹探险队的领队正如党卫军标志上的骷髅，这真是不大不小的讽刺。“没想到我能在这里见到你。但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呢？”

“为什么不搜一搜？”劳拉问，“他的行囊就在这里，里面很可能有他的日记。不妨看一眼。”

“等等，你想让我碰他的东西吗？”

“当然了！我可不想碰死去的纳粹。恶心！”

“杰克！”

杰克摇头：“这些尸体比我接触的时间晚多了。”

“有意思。”亨利笑了笑，算是对杰克的反驳。他在尸体周围转了半圈，然后打开地上的背包，生怕打扰对方。

背包里的东西可谓五花八门：锈迹斑斑的手电，因为里面的电池腐蚀了手电筒；几张褶皱的油纸，里面包裹的是探险队员最后的那点食物，但是，在这几件可怜的遗物下面，还有更有趣的东西。折叠起来的地图，羊皮面的日记，一片片的纸页，上面是拓下来的格洛兹尔铭文，还有一块褪掉锈迹的黄铜，这块金属的表面上有依稀可辨的地图和航海图……这件器物被小心翼翼包裹在深色的天鹅绒里，亨利对此大为惊讶。

劳拉接过物件：“从沙子里找出来的……你说能不能是在摩洛哥发现的？”

“有可能。”亨利本来想先看看日记里写的东西，但是这个神秘的物件诱惑力太大——扁平，长度不足1英尺，特别压手——他小心翼翼地将东西放在提灯旁边，一层层打开外面的包裹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劳拉问。

“不知道。但一定是金属。”亨利打开最后一层包裹时，天鹅绒因时间和寒冷变得很硬，所以费了一番周折之后才见到里面的物件。

“哇！”劳拉倒吸一口气，惊讶中杰克的眼睛睁得大大的。

天鹅绒包裹的是一根金属棒，约有两英寸宽，一端呈圆形，有一个箭头从下面伸到表面。在幽幽的兰光下，这个物件几乎朝四周发出光来，又红又黄的光芒一闪一闪的，根本不像大自然里的东西。

亨利看得目瞪口呆，又蹲下来仔细端详。这个东西和劳拉手里的那一件有所不同，你从上面看不出年代，好像是刚刚被人擦亮。这金属既不是黄金也不是黄铜，但是……

劳拉也靠了过来，她的呼吸喷到冰冷的物件表面：“这是不是我想像中的东西？”

“好像是。我的上帝。真不敢相信。纳粹竟然找到了锌铜遗物，这和柏拉图的描述正相吻合，这才是亚特兰蒂斯人的东西！一点问题也没有。纳粹50年前就找到了！”

“回家以后你要向尼娜道歉才行。”劳拉调侃说，“她说她在摩洛哥找的那一件就是锌铜的。”

“我赔不是。”亨利边说边轻轻拿起物件，“这根本不是褪了色的青铜。”他发现物件的下面不是平的——在正方形的尾端上有圆形的凸出。在上端同一个地方还有个45度角的斜槽。“我想这是什么大东西上的物件。”亨利说，“这好像是挂在什么

东西上的。”

“或者说是用来摆动的。”劳拉插了一句，“像个钟摆。”

亨利用手指抚摸雕刻在上面的箭头：“是用来指示方向的吗？”

“那上面是什么符号？”杰克问。这个物件通体都有细纹，两侧隐隐约约都有雕刻的符号。那是一组组不大的小圆点，每组最多有8个圆点。上面还有……

“更多格洛兹尔文字。”亨利说，“但与陵墓上的又不大相同——你们看，有一些更像象形文字。”他用上面的文字对比纸上拓出来的，二者出于同一风格，“真是不可思议！”

杰克看得更为认真：“这些符号很像奥尔米克语，或者两者同源。这混合真是怪了……”

“都是什么意思？”劳拉问。

“不知道。这不是我熟悉的语言，现在还不熟悉。”他轻轻咳了咳。

“这些符号好像是物件完成之后才刻上去的。”亨利指出，“上面的铭文比箭头粗糙。”他说完之后将神秘的物件又放回天鹅绒，“反正我们这一次不虚此行！”他站起身来喊了一句，好像自己是胜利者，然后拥抱劳拉，“我们成功了！我们发现了亚特兰蒂斯不是神话的证据！”

劳拉吻他：“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找到亚特兰蒂斯，对不对？”

“好，一次一个脚印。”

石洞深处传来的喊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“下面有东西，教授！”向导高喊。

亨利将刚才的物件放到地上，然后和劳拉匆匆来到西藏人身旁。“你们看。”向导边说边把灯光指向陵墓的墙壁，“我还以为这是岩石的裂缝，但其实不是。”向导脱掉一只手套，他将小指塞入纵向的裂缝，然后朝上拉动手指，“这条缝宽度相同。那边还有一条缝。”他用手一指9英尺之外的墙壁。

“是一扇门？”劳拉问。亨利将目光投向上面的裂缝，他用手电一照，在8英尺上方隐隐约约发现了一道横线。“好大的门。喊杰克过来看看。”他提高嗓门儿，“杰克？杰克！”传来的只有回音。“他上哪儿去了？”

劳拉摇摇头：“竟然在这个时候休息。这是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——”

“怀尔德教授！”另一个西藏人说，“外面有声音！你听！”

大家安静下来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低沉的嘟嘟声越来越清晰，隆隆的声音将快速的拍打声压在下面。

“是直升机？”劳拉不敢相信，“来这里的？”

“走。”亨利说了一句，然后朝洞口跑去。洞口外面的天空已经暗了下来。他用绳索把自己拉到那堆碎石的上方，劳拉跟在身后。

“是不是中国军队？”劳拉问。

“他们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我们到徐老丹的时候连目的地都不知道。”亨利爬到洞外，来到宽大的山梁上。天气正在变坏，风速越来越大。

但这还不是他此刻最担心的事。他在寻找那架直升机；噪音越来越大，但直升机还没有在视线里出现。

杰克也不知哪儿去了。劳拉从身后上来：“直升机在哪里？”

她的问题马上得到了回答，直升机闯入视线。

不是中国人，亨利马上做出判断。没有五星标志。根本没有标志，机尾上连编号都没有。机身都涂成了不祥的深灰色，这使他马上想起了特种兵。是谁的特种兵呢？

他不熟悉飞机，不知道这是什么型号，但这架飞机能搭载好几个人。他透过驾驶舱的玻璃能看到里面的驾驶员，驾驶员正在里面左顾右盼，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。

要找什么人。

要找他们。

“马上回洞里去！”他朝劳拉高喊。劳拉满脸担忧，消失在黑暗里。

直升机越来越近。飞机下旋搅起了一阵暴风雪。亨利退回到岩洞入口。

一个驾驶员正用手指向地面、指向他。

直升机转过身来如同一个从未见过的大昆虫，驾驶舱的窗户就像一双大眼睛此刻正对着他，然后一扭头又转过身去。机身上的门被人拉开。片刻之后从上面放下两根绳子，弯弯曲曲的像一条蛇伸向地面。

两个人影从轰轰作响的直升机上顺着绳子坠落下来。

亨利一眼就发现他们都带着武器，后背上都挎着自动步枪。

探险队手里唯一的武器是一条猎枪，那还是用来吓唬野兽的，根本派不上用场。而且枪还不在身边——留在营地里了。

那两个人刚一来到地面，又有两个人顺着绳子滑落下来。他们也带着武器。

亨利退入洞中，从那堆石头上滑下去，重重地摔在下面。

“亨利！”劳拉大叫一声，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我想他们来者不善。”亨利的脸色变得铁青，“他们至少有4个人，身上都有武器。”

“我的上帝！杰克哪去了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没看见他。我们要把那扇门打开。快过来！”劳拉匆匆走向墓室，这时亨利本能地一把抓起那个物件，裹在天鹅绒里，然后朝洞室跑去。

那4个西藏人正在洞室的墙上不停地找来找去：“这里什么都没有！”

“这里一定有什么东西！”亨利喊了一句，“开关，钥匙孔，什么都行！”他朝后望了一眼。洞口出现一个人影。片刻之后那影子坠落下来，好像被黑暗吞噬一般，然后又是一个人影。“坏了！他们进来了！”

劳拉抓住他的胳膊：“亨利！”

又是一个人影，接着后面又闪过两个人影。

总共有5个人，都有武器。

探险队被困在下面，无处逃生。

红色的光线穿过洞中的黑暗。那是激光，后面还跟着卤素手电发出的强光。炫目的光来回闪烁，最后落在墓室里那一小群人身上。

亨利僵在那里，强光照得他睁不开眼睛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他们无处可逃，激光落在他们身上来回跳跃，这足以说明他们还无法反抗——

“怀尔德教授！”

亨利瞠目结舌，他们居然知道他的名字？

“怀尔德教授！”那个声音又重复了一遍。深沉又富有磁性，口音是——希腊人的？“都不要动。怀尔德博士你也不要动。”他对劳拉说。

闯入者继续逼近。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亨利追问，“你们想要干什么？”

拿手电筒的那些人停了下来，他们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继续朝亨利他们走过来。“我的名字是乔瓦尼·科布拉斯。”那个人说道，墓室墙壁上返回的灯光足以使亨利分清他的长相。严峻的四方脸，高高的罗马鼻子，一头黑发朝后面梳过去，如同一个发网。“我很遗憾地告诉你，我想要的……是你。”

劳拉用迷惑的目光看着对方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的意思是，我不能允许你们继续研究。世界为此要冒的风险太大了。我要道歉。”他将脑袋低下，片刻之后又朝前走了几步，“这和你我都没有关系。”

激光线固定在亨利和劳拉身上。

亨利刚要张嘴说话，在封闭的墓室里，传来自动武器刺耳的声音。

科布拉斯等待枪声的回音消失之后，朝那6个被子弹穿透的身体看了几眼，然后马上发布命令：“把他们的东西都收上来，与探险有关的一件不要落下——地图，